



东坡逸事

■张大川（陕西）

穿越东坡草堂的烟雨
回望东坡洗砚池的一圈圈涟漪
松风竹炉 提壶相呼
邀约东坡一起吟诗
惠山美景 二泉流饮
俯瞰太湖 聆听松涛
以灵动的文字独秀风骚
以盛饕画溪水煮沸阳羨茗茶
三足提梁的东坡壶里书写瑰丽人生
风吹桔香 塘头村舍
蜀山南麓 东坡祠韵
百亩小庄子映照东坡斑驳如银的余晖
林间竞舞 澜雅
孤鹜桃红 无语
写尽半生伤途
写尽半生无奈
叹问明月几时有
只因往事如流年
醉问明月 痴问明月
无人月欲下 有佛松不言
凝望深情眸一回 相约厮守终一生
纵似相思入骨 眼波轻盈
如水的夜晚
晕染醉美的江南

战火与花园

■徐甲子（四川）

露亲着玫瑰花瓣，
风裹着茉莉香，漫过紫藤架。
当爆炸声把天空撕成碎片，
像打碎了蓝色的玻璃。

一个国家首脑，树叶般被大风掠去。
黑旗升起，民族与国家的仇恨，
凝血成魂。
弹片削去云朵，折断鸽子的翅膀，
血珠溅在《古兰经》的书页上，
像未干的泪滴。

孩子们追着蝴蝶，笑声被卡进了炸弹片。
他们说鸟们的巢儿炸飞了，
那只盘踞德黑兰上空的鹰，目光曾刺穿云层
如今羽毛散在瓦砾间，
爪尖还攥着红枣。
花园在哭泣，花朵全都垂着头。
玫瑰刺扎进我的手，谁替亡者喊疼。
枪炮为何总爱吻最柔软的花朵，
吻孩子们无助的泪眼？
泥土记得每一滴血的温度，
它把破碎的根须重新埋进黑暗。
待春天，或许会有新的芽儿萌发。
弹坑里的硝烟，像一句没说完的和平。
此刻，风还在搬运死亡的消息。
穿过烧焦的葡萄藤，穿过断墙上的涂鸦。
那幅画里，母亲抱着婴儿坐在花园。
当哀鸣的钟声响起，我看见
战火与繁花，同在一片天空下，
一边燃烧，一边凋零。

本期责编：明玥

白花花的大腿诱人

■贾国勇（河南）

因为在陈州府作家协会选举中“名落孙山”，李不然心中不服气。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新闻作品集《有风过耳》、游记作品集《履痕深深》，还有小说、散文、诗歌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田园自耕》。在陈州府，出版作品集部数能超过李不然的，现在还没有。不说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论资排辈，他也应该坐上作家协会的第一把金交椅。

事与愿违。在陈州府作家协会换届选举时，刚刚从县文化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牛田耕竟然高票当选为作协主席。李不然心中有意见，就找到陈州府文联主席赵耳东，说作家协会换届选举不公平，被人操作了，要求重新选举。赵耳东是这次换届选举的监票人之一，经历了选举的全过程，无法同意李不然“选举不公平”的意见。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争执起来。李不然一味地说论文学造诣陈州府没有人超过自己，把赵耳东也挤兑得心里烦躁，一时失言怼了李不然：“论文学造诣，我不好评价。你出版的那三本书，作家协会的会员们说是你儿子赞助自费出版的，体现不出来水平。如果你拿个省级文学奖回来，我才能说服他们！”

就是因为赵耳东的这句话，李不然赌气回到家中收拾行李，坐上大巴车就去了省会。不就是拿个省级文学奖吗？李不然

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在省会城市生活，无形中融入了省级的文学圈，更方便接触省级文学杂志编辑，自己创作的作品就可以和这些文学杂志实现无缝对接。凭自己创作三本书的能力，创作的作品足可以在省里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到时候再参加省级文学奖评审，拿个奖杯回家还是有把握的。

李不然的儿子李大丁在省城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太大的企业，不能说日进斗金，过个小富即安的生活绰绰有余。听到父亲说在省城搞文学创作需要和省级报纸刊物的编辑建立关系，就立即找人牵线搭桥。经过多日的努力，一家名为《真扯淡文学》的杂志社老板郑不了同意面谈文学，这让李大丁非常高兴，在省城真扯淡大酒店摆下宴席，宴请《真扯淡文学》杂志的总编辑郑不了和众位编辑。酒席宴上，无论是郑不了或是各位编辑，无不对李不然创作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他们说深山出俊鸟，大海藏蛟龙。李不然不应该为发表文章发愁，而是应该从现在起积极准备，角逐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趁着酒劲儿，郑不了拍着李不然的肩膀说：“李老师，你尽管放心，拿省级文学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到时候，无论你想申报鲁迅文学奖，还是申报茅盾文学奖，我们杂志

社都能提供全程服务。”

这番话，让李不然热血沸腾。想来自己一直辛辛苦苦地在陈州府搞文学创作，从来没有想到离开陈州府到省会、到北京去闯一闯，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文学青春？如今，自己有文学素养，儿子有经济实力，还有《真扯淡文学》杂志鼎力相助，别说这省级奖，别说这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就是向诺贝尔文学奖发起冲锋又有何惧？

和《真扯淡文学》杂志一班人吃过宴席后，李不然就按照他们留下的收稿邮箱把作品发了过去，注明请郑不了“雅正”。郑不了非常重视，看到邮箱里的稿件后，立即给李大丁打来电话，说《真扯淡文学》杂志已经排期到年底了，如果李不然的作品赶上省级文学奖评比，就需要加印，请李大丁赞助加印费三万元。

接过郑不了的电话，李大丁心里直犯嘀咕：都说写文章能挣大钱，《真扯淡文学》杂志怎么不给稿费还要赞助费？“作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好比员工给企业打工，要发给工资的。否则，就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李大丁给李不然解释，说：“我怎么感觉这里面有问题？”李大丁的老婆田小妹是个能人，她发动关系调查《真扯淡文学》杂志的底细。知情人说郑不了搞过印刷业，曾经

因为非法印刷被公安机关查处。如今，郑不了拉着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站台，编造“港字出版编号”出版《真扯淡文学》杂志，其实是假刊。每当遇到职能部门查处，那位吃足了油水的作协副主席会出面协调关系，说是文学爱好者印刷的“民刊”，违法没犯罪，应该给予谅解，竟然让郑不了多次过关。真的没有想到是这种结果。李不然在儿媳田小妹面前丢了人，顿时脸色燥红和猴屁股没有两样。丢人败德，在儿子家是没有办法住下去了，就灰溜溜地回到了陈州府的老家院内。

文联主席赵耳东听到李不然从省城回到陈州府的消息，就打电话给作协主席牛田耕，让他带着协会的几位中坚力量登门拜访，以释前嫌。李不然非常高兴，拿出从省会带回来的好酒，炒了几个拿手菜招待大家。酒过三巡，有人忍不住问李不然为什么从省会回来了？李不然说，省会城市比不得陈州府，那里的事儿说不清，让人眼花缭乱，处处是灯红酒绿的刺激，锦衣玉食的傲慢，“还有那舞厅里那白花花大腿……”说到这里，老王喝了一口酒，神秘地说，“诱惑太大，让人心猿意马，什么文章也写不成！”



迪拜波斯湾 摄影 | 刘淼（湖南）

转角处的温暖

■梁征（湖北）

在城市的喧嚣中，总有一些角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转角处，一位女理发师，用她的坚守与热情，为这个小小的空间注入了无尽的温暖。

傍晚时分，我像往常一样散步路过那里。昏黄的路灯下，一个小小的屋子安静地伫立着，那是女理发师工作的地方。透过窗户，我看到里面有人正享受着理发的服务，而屋外，还有零零星星的人在耐心地排队等候。那队伍虽不长，却仿佛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期许，在这平凡的时刻，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

一个寻常的夜晚，当我再次

路过时，发现小屋里的椅子上竟没有客人。怀着一丝好奇，我缓缓走了进去。屋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洗发水香味，她正戴着口罩，专注地整理着理发工具。“剪头。”我轻声说道。她微微点了点头，甚至都没有询问我想要怎样的发型，便熟练地开始了手中的活儿。

剪刀在她的手中上下翻飞，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与此同时，我们的话题也如潺潺流水般展开。她告诉我，自己已经五十来岁了，年轻的时候便学会了理发这门手艺。这么多年来，她就像一位城市中的行者，穿梭在大街小巷，用自己的双手，为无数人打理着形象。每天，她最

少要为几十个人理发，长时间的劳作让她的脖子和肩膀常常酸痛不已。“外人看着理发这工作挺轻松的，其实啊，可累啦！”她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的执着与热爱。

时间在我们的交谈中悄然流逝，十来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当她放下手中的工具，示意我可以看看效果时，我对着镜子端详起来。还不错，简洁大方，正是我喜欢的样子。那一刻，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对她技艺的认可和感激。

又是一个下着小雪的夜晚，寒意袭人。我裹紧了衣服，再次来到了这家“店子”。刚一进门，

女老板就热情地把手上的热水袋递到我手里，让我先暖暖手。随后，她便开始为我理发。“你这个头是在我这里理的，我记得呢。马上要过年了，你不涨价吗？”我好奇地问道。她微笑着回答：“一年也就这一次，没必要涨那几块钱。有的顾客还主动给我15元呢，大家挣钱都不容易，能让大家满意就好。”

在她温暖的言语和娴熟的动作中，头发很快就剪好了。走出小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打在我的脸上，带来丝丝凉意。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温暖，思绪也随之飘远。我想起了在深圳遇到的那位理发师，他和这位女老板一样，为了生活，凭借着自己的手艺，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默默耕耘，起早贪黑，不辞辛劳。

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或许平凡，或许渺小，但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付出，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整洁与美丽，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温情。真好，有他们在，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中那些不经意间的美好。